

见证与超越：湖南瑶族体育文化遗产史料解析与历史叙事

雷 建

湖南科技学院体育学院 湖南永州 425199

摘要：在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遗产口述史料的整理过程中，对瑶族体育文化的孕育诞生、发展演变过程，从危机反思的角度思考了瑶族体育文化生存之下的现实身份以及对瑶族体育的文化认同，并从身份见证与文化超越的维度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整理与保护提供借鉴和参考依据。

关键词：湖南瑶族；体育文化；口述史；历史叙事

Witness and Transcendence: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Narration of Yao Sports Cultural Heritage in Hunan Province

Jian lei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hunan China, 425199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orting out the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Yao nationality's ritual sports cultural heritage in Hunan Provi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irth,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Yao nationality's sports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sis reflection and considers the realistic identity of the Yao nationality's sports culture under the existence and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Yao nationality's sports. And from the dimension of identity witness and cultural transcendence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sorting out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y sports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Yao People in Hunan; Sports culture; The oral history; Historical narrative

湖南瑶族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我国最为古老的少数民族中的其中一个，历史文化可以追溯到五代及北宋初年阶段，就已经有了瑶族入湘的准确记录。瑶族由过山瑶和排瑶两个支系组成，大部分的瑶族进入湖南生活后经历了长时间的游耕生活，因此衍生了很多的民族节庆习俗和体育活动，民族色彩非常浓郁。以湖南瑶族文史文献为考察依据，对湖南瑶族史料记载的具有大型仪式性质的节庆习俗中的体育活动进行梳理，并从身份见证与文化超越的维度进行探索，重构新时代背景下湖南瑶族体育演化传承的时空镜像，形成对瑶族体育文化的普遍认同，重塑现代瑶族体育的应然生态话语。

1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整理

民族体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的发展与人们的发展有着同步的节奏，与人们的经济活动有着根本的

因果关系。社会的生产方式对体育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作用，并由此制约着社会各历史时期身体活动的内容、性质及其特征。湖南瑶族体育从祭祀祈福的角度来看，主要有长鼓舞、人龙、刀舞和猴鼓舞等；从物质生产生活的角度来看，传统的瑶族仪式体育文化包含盘王武术、打陀螺和喇叭球；从休闲娱乐的角度来看，则有对顶木杠、顶牛和射弩等。

每当在湖南瑶族由重大的节日或红白喜事时，瑶族人民就会相聚在一起，利用哀乐表达对已逝亲人和祖先的深深思念之情；在欢快的鼓声伴奏下，用欢快的铜鼓舞庆祝节日，祈求来年的丰收^[1]。长鼓舞是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中非常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民间舞蹈，是祭祀盘王活动中非常重要的活动形式组成部分，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中鼓是极其关键的媒介，由此在瑶族人民中流传着一句“瑶不离鼓”的说法，由此能够看出瑶族人民与鼓之间的必然联系。长鼓舞通过豪爽粗狂同时洒脱的身体舞蹈动作来表达可对祖先的怀念之情，祈祷后代的瑶族人民可以继承先辈的勤劳果敢。远古时期瑶族的

基金项目：2018年湖南省哲学社科基金项目“湖南瑶族宗教体育口述史文献整理研究”（编号：18YBA184）。

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较为缓慢,生产力长期处于低下状态,一些瑶族祖先通过抛掷石块来获得猎物,从而保证基本生计。瑶族人民为了保证投掷的准确率,获得更多的食物,在农业生产的空闲时间会进行陀螺练习,练习的距离也逐渐增加,命中率稳步提升,这项打陀螺的活动也由此得以继承,是湖南瑶族十分喜欢的一种休闲娱乐仪式体育文化形式。对顶木杠是瑶族中传统的体育项目,是从瑶族的祭祀活动中演变而来的,各个瑶寨推选大力士,在他们的腰上缠绕红布,之后用腹部力量顶住竹杠,和拔河类似,哪一方先出界意味着比赛结束,传统的对顶木杠只允许成年男性参加,发展到现阶段,已经是男女老少都可参与的体育项目。瑶族的顶牛体育项目是通过对公牛斗架状态的模仿,来评比出谁的力气更大。射弩体育项目是瑶族人民为了弥补田地收成的不足,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由此产生的一项体育活动。

2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身份见证

2.1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起源传说

民族体育的起源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产生于游戏,有人认为它起源于军事,有人认为它产生于人类心理需要以及宗教活动,有的人认为它起源于生产劳动等,至今仍争议不休。这也正说明民族体育的起源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因,而是一个多因素、多序列、多层面的动态过程。在湖南瑶族的民间传说中,密洛陀予瑶族人民生命,并养育了他们,是瑶族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的布施者。因此,湖南瑶族的仪式体育最早来源于用铜鼓舞来展现对密洛陀的感激之情。长鼓舞的起源则是来自瑶族人民对盘王的祭祀活动,瑶族人民通过跳黄泥鼓舞以此表达盘王将他们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的救命之恩。刀舞和盘王拳流传于过山瑶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盘王为了抵御外族侵略,率领族人练兵而演练武功,形成刀舞和瑶族盘王拳,并在流传过程中得以丰富和完善。人龙流传于湖南江华地区,相传于明朝嘉靖年间,瑶民为反抗官绅压迫,推举17名瑶民上京告状,最终废除了受剥削和压迫的陋俗,回乡后村民相互庆贺,他们相互骑在肩部上跳起舞来,最后在欢庆节日和仪式上逐渐演化形成人龙舞。这些用身体活动方式演变成的舞蹈和武功,逐渐发展成为神形兼得的仪式体育文化活动。

2.2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的根本特征

湖南瑶族的仪式体育文化具有融合性的特征。在瑶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瑶族传统体育和汉族、壮族等民族实现了交流融合,由此形成了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瑶族仪式体育文化。例如瑶族中的板凳龙和人龙舞传统仪式体育文化,就有着非常明显的汉族色彩,汉族的民间信仰中具有对龙崇尚的思想观念,由此能够看出,是瑶族文化与迁徙区域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实现了两种及以上文化的有机融合。同时湖南瑶族的仪式体育文化又

具有封闭性的特点,瑶族从本身的发展特点来看,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民族,受自然社会的条件影响较大^[2]。瑶族人民的迁徙逃离历史,使得瑶族人民对外界社会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再加上湖南瑶族长期处于村落的状态,分布较为分散,在瑶族的传统仪式体育文化中还保留着许多较为原始的风俗习惯,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体育项目的流传被地域有所限制。除此之外,湖南瑶族的仪式体育文化还具有淳朴自然性的特点,大部分的仪式体育文化项目都是从瑶族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演变而来的,仪式体育文化项目体现了瑶族人民勇于与自然社会抗争奋斗的精神,所采取的体育运动项目形式是十分淳朴的,与生活自然紧密贴近。

2.3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历史嬗变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历史嬗变能够展现出瑶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表达了瑶族人民浓厚的思想情况,利用身体语言的表达方式来体现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3]。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瑶族是一个经历了长期压迫和被剥削的民族,因此要不断地进行迁徙,在这一过程中,瑶族人民开始在茂密的森林中安家扎寨,在较为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开始生存繁衍。纵使外界的环境条件十分艰苦,也从未磨灭瑶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瑶族人民开始用身体语言的形式表达对生命的执着,发泄生存的艰难,用简单的动作和虔诚的心灵使得瑶族仪式体育充满了神圣感。长鼓舞和瑶族盘王拳充分展现了瑶族人民对生命的高度崇尚以及蕴含了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当瑶族人民的生活开始逐渐好转进入稳定状态,湖南瑶族的仪式体育历史文化开始寄托了祖先崇拜。盘王节和达努节是非常庄严隆重的瑶族节日,瑶族人民会在这两个节日中表达对祖先的哀思。在瑶族人民的思想观念中,祖先对他们进行庇佑,保证他们不受伤害,获得生产的大丰收。瑶族人民利用身体语言来寄托对祖先的崇敬之情,由此形成了仪式体育文化,充分反映了瑶族人民尊重历史尊重祖先的优良传统。湖南瑶族的仪式体育是从瑶族的社会生产生活中演变出来的,并最终又反馈于社会,它从表面上看仿佛是一种简单的身体活动,但它的内涵却反映出了瑶族的社会历史底蕴,包含瑶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因素。从瑶族仪式体育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仪式体育文化是瑶族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充分展现了瑶族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角度。

长达上千年的发展进程,湖南瑶族的仪式体育文化是瑶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已经是一种非常明确的精神符号。通过仪式体育文化,反映出了瑶族人民勇于抗争、不向命运服输的精神,瑶族人民在仪式体育文化中用自身的想象力与智慧,为其赋予了实质的精神内涵。湖南瑶族在举办仪式体育文化活动时,都会穿着非

常有民族特色的本族服装,秉承着同一个精神与目的,表达对瑶族祖先的思念崇敬之情,通过这种方式,将个人力量与群体力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凝聚瑶族人民精神内涵。

3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超越

3.1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人们对于某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模式的认识,以及所产生的归属感、对文化特质的重构,逐步确立为文化体系核心地位的价值趋向。民族传统体育都拥有自己的文化认同。由于传统体育对于文化的理解不同,生活于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思维方式与体育行为规范都是以自己的文化为基准,形成各族群民族体育文化认同体系。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认同既要吸收过去的历史经验,同时也要将重点集中在现在与未来的文化认同层面,根本目的是为了将瑶族的仪式体育文化整合在一个崭新的框架之中,实现继承延续和深化变革。湖南瑶族的仪式体育文化认同要以目前阶段运行的社会框架制度相契合,以此构建平等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湖南瑶族的仪式体育文化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底蕴,要以深度挖掘民族文化资源为根本党项,构建文化认同价值符号,合理利用瑶族体育文化价值资源。湖南的瑶族人民和分布我国各地的瑶族人民共同组织设定了盘王节,将节日设定在每年的盘王诞生之日,通过联欢会的形式共同庆祝属于瑶族人民独有的体育仪式。湖南瑶族意识体育文化的认同,有利于全面吸收瑶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民族向心力的增强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维持民族团结稳定,进一步认同瑶族文化。实现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认同应同步做好民族文化自觉工作,能够在特定的文化历史圈层中发挥独特的文化感知作用,将仪式体育文化认同实现从里至外的科学延续。做好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认同,相关的组织机构应将瑶族传统的仪式体育文化在校园内进行传播,让现阶段的孩子切实的接触瑶族传统仪式体育文化,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其中所蕴含的仪式体育文化精髓,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文化认同意识和民族自觉意识。湖南瑶族的仪式体育形式是瑶族民族文化的浓缩精华,表达出瑶族浓厚的文化记忆与文化积累。

3.2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

民族体育文化要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中顺利变迁并更好发展,就要在保存自己民族特色的前提下汲取现代体育文化的精髓,善于运用当代体育科学理论与管理经验在技术层面进行理性创造。为了更好地传承发展瑶族仪式体育文化,湖南的地方政府做出了许多努力。地方政府组织建设了瑶族的文体博物馆,尽可能完善收集相关的瑶族仪式体育文化图文资料,通过文博模式对其进行传承保护^[4]。村寨模式也是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传

承与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对有瑶族体育文化特色的村寨进行保护,并利用发展试点的方法,为瑶族地方文化和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保护工作争取足够的资金政策支持。为了推动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可以更加有效落实,地方政府要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为基础,根据湖南瑶族的体育文化遗产史料实际情况,以此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湖南地方保护法规。保护法规中要明确规定湖南瑶族传统体育项目中的长鼓舞、人龙舞、盘王武术等代表性项目的保护条例,应在条例中明确规定实际的保护对象、传承形式以及具体的实施方法等。同时对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当地人才的支持协助,应注重关注瑶族仪式体育文化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保持瑶族体育文化的民族性和本真性特点。现阶段虽然湖南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重视这一方面的工作,但对传承人的选拔培训工作方面还有所欠缺,对瑶族体育技艺人才的保护力度还远远不够,地方政府应大力健全相关文化保护政策,通过政策的扶持作用,组织建立瑶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基地,以此实现瑶族体育文化的动态化传承发展。

4 结论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是中华文明宝贵的文化遗产,做好瑶族体育文化遗产史料解析与历史叙事,是对瑶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仪式体育文化的有效继承。以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整理为前提,逐渐完善瑶族仪式体育身份见证,最终实现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超越。民族体育文化要更好地生存发展,必须要以面向未来作为立足方向,需要以民族体育文化上千年积淀形成的文化特点为基本出发点,有创造性和选择性地汲取千年积淀的精髓和当代体育文化精华,以跨时代的宽广视角对民族体育文化和当代体育文化进行分析,树立向未来发展前进的方向,重视未来发展的趋势,树立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实现民族体育独有的文化形态,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建设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吴秋来,白晋湘,吴湘军.乡村振兴战略下湘西南瑶族“棕包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22,39(02):107-112+128.
- [2]刘方灵,何卫东.绿色理念下瑶族猴鼓舞体育文化发展的价值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1,5(04):142-144.
- [3]蒋东升,唐元超,范佳祥,等.民族传统体育历史演变路径及启示——基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瑶族金锣舞的体育人类学调查[J].贵州民族研究,2019,40(10):123-127.
- [4]李林,宋迪涛,王丹.地域文化视阈下金秀瑶族民俗体育的研究[J].运动精品,2019,38(08):84-85.